

我做事一向比较拖拉，什么事情都喜欢拖到最后非做不可的时刻才去做。于是，常常会把事情做得急怏吗拉，塌头落瓣。为此，没少被家人嗔怪。但是，秉性如此，要改亦难。不料近年来，有两件事却让我心生深深的遗憾，下决心治一治这个“拖拉”之“病”了。

一件事是，200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何满子老先生，向他约稿。按习惯，先是问候。我说：“何先生，最近身体好吗？”何老立刻明确地回答我：“不好。”我忙问：“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何老说：“年纪大了，天太热的缘故吧。”我又问：“我来看看您，行吗？”何老说：“不必了。你们忙，天又热，等天凉快些吧。”

听了何老这句话，我竟然说了句：“那好吧，请您老

多保重。待天凉快些，我来看您。”孰料，不久之后何老竟驾鹤西去。我闻此噩耗后，先是一阵惊愕，继而是一阵内疚，随之生出一阵深深地遗憾：想到何老生前对我们《上海滩》杂志的大力支持，不但经常赐稿，而且还与虞丹、郑拾风一起在《上海滩》上开了“沪渎三家村”专栏，逐月以其如橡巨笔，为我们作数百字杂文，针砭时弊，礼赞新风，名闻遐迩。可是，由于我的拖拉，

到底未能再去看望他老人家一次。还有一件事是，我有一对“忘年交”，是石老先生夫妇。石先生是我们《上海滩》杂志的老作者，石夫人则是一位忠实读者。多年来，我经常会听取他们的意见，改进编辑工作。石夫人还是一位资深医生，每每家人有病遇上难题时，我都会打电话向她咨询。她每次都是热情耐心，有问必答，使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便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
吴学昭著《听杨绛谈往事》2008年10月就在三联出版，我到今年才看，乃是受了评论的影响。记得刚出版时，即有评论说该书无新意，甚至说都是杨绛早说过的，还有很多差错云云。我在网络上看到，颇相信这些先睹为快者的说法，浇灭了我刚冒头的好奇。

前两天在书店看到吴著，觉得不妨买来一看。一看，才知道该书实即杨绛的传记，还是征得杨绛同意的传记，颇有权威性。稍翻了翻，我才知道以前受了评论家们的误导，此书其实是很有新意的，深海看得晚了。转而一想，我看书向来有些落伍，跟不上时代，现在来阅

岳庙中出现奸臣跪像始于明代正德年间，起初是铜像，但只有秦桧王氏和万俟卨三具。到万历年间，即用铁重铸并增加张俊而成跪像4具。此后，这些跪像屡毁屡建，都是用生铁铸成。岳坟中有一副对联曰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”，可作四奸跪像为生铁铸成的证明。

关于秦桧夫妇的跪像，还有一段有趣的民间传说。说是某朝某代，有一个秦桧的后人到杭州为官，他见自己的祖宗成年累月跪在岳坟前受人唾骂，心中老大不忍。于是，他指使手下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，偷偷摸摸地将秦桧夫妇的跪像沉入西湖中，自以为做得人不知鬼不觉。岂料第二天天亮以后，人们发现西湖的水面上竟然漂浮着两具铁铸的人像，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把它们捞上来，重新安置在它们应该待的地方。原来，秦桧的

记得去年年初，有一天石先生送一篇稿子到编辑部来，我看他神情有些疲倦，就问他：“身体好吗？”他回答道，还好，就是有些累，因为他夫人患了绝症，住院治疗。他白天去医院陪夫人，晚上回家休息，来回奔波，加上焦虑，故而有些吃力。

我问他夫人的病情，他轻轻地说：“医生说，大约可拖到年底。”

我安慰他，不要太着急，医生总有办法的。您要注意自己身体。末了，我还说，等最近手头事情忙完后，便去医院看望他夫人。当时，我满以为，现在还只是年初，离年底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过一段时间再去，不迟。

谁知，这一拖，就拖了两个多月。是年4月，我想联系石先生去看望他夫人时，石先生却特地来到编辑部，悲哀地告诉我，由于他夫人是医生，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，不愿再浪费国家的药品，不忍心再拖累丈夫，便在一天深夜里自己拔去了输液管……已于十天前去世了。

我一听，心里真是好一阵的难受和自责，随之又是一阵深深的遗憾。我问自己：你究竟在忙什么呢？难道真的就挤不出时间去看望一下石夫人吗？唉，我的拖拉，真应当改一改了。

记得鲁迅先生在晚年病后，常要求自己“做什么文章，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稿”，一定“要赶快做”。其实，这“要赶快做”是针对每一个人的，尤其是如我这般做事拖拉之人。

从那天起，我规定自己，凡是我在工作中、生活中结识的长者，只要我知道了他们住院治病的信息，我一定尽快去探望。对病情好转的长者，就陪他们聊聊天，这不仅可以让让他们高兴，而且也可以听到不少珍闻轶事，得到一些人生启迪。对身体确实不太好的长者，作一次探望，衷心感谢他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，绝不要再留下遗憾。

读《听杨绛谈往事》或许正是时候，当众喙息响之时，素心人不妨来听听我的看法，或许与当今的浮躁多少可以远离一点。

杨绛的书，我看得很熟，现在看吴著的“杨传”，感觉又有不同。杨绛的求学故事，都发生在上海、苏州，以前都没有听说过，所以读来有新意，而且又能和我阅读到的苏州报纸联系起来，一下子就把我头脑中沉睡的故事激活了，仿佛探案，断头的案子，忽然又接上了线索，其快活真难以形容。譬如吕宋小姐的故事，《听杨绛谈往事》这样说：

“三年级时，上海东吴法科将法预全部并入苏州东吴。学校来了几名法预学生，非常浪漫。有一位常在草地上半躺半坐，四周围坐一圈男朋友。她打网球失手，总说 Sorry，苏州《明报》就刊登《吕宋小姐之骚来》，形容她的洋气。相形之下，周芬和阿季等1928级女生就十分保守了。”（P64—65）

这里的“法预”指法学预科，“苏州《明报》”当为《苏州明报》，阿季即杨绛，周芬是杨绛的大学女友。《吕宋小姐之骚来》一文我还有印象，因为不久前才看过。此文刊登在1929年10月的《大光明》上。文章用 Sorry 的译音骚来，语含双关，其实不仅是说吕宋小姐的洋气，还暗示该小姐颇为风骚，用苏州话来说，就是骚是骚得来，书面语还可以解作：风情万种。闲话少说，先来读读当年报纸上的文章吧。

“刘照芬女士，东吴大学之交际明星也。来苏未久，而校中莫不知有刘女士其人。女士肄业于沪滨墨梯女塾，毕业后，即转入东吴法预科。今学期法预科迁苏，而女士亦随之俱来。于是此一颗光明灿烂之交际明星，遂发现于天赐庄畔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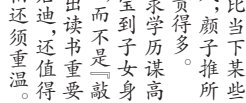
E-mail: mishu49@163.com
24小时读者热线: 962288

新民晚报

资深编辑: 曹正文

夜光杯

观世道，「不迁怒，不贰过」，看似平易，其实极难。对比当下某些官人、艺人、商人、学人，对上八面玲珑，对下八面威风，「颜子推」所训实为可贵，远比颇有身份的人「干净、尊严、高贵」得多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为了过好生活，拼命读书求学，学历高，职高薪，家长亦是望子成龙，将自己的后半辈子押宝到子女身上。其实，历史总在沉默中开言：读书是为了做人，而不是「敲门砖」！《颜氏家训》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私训，指出读书重要，但做人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《颜氏家训》对今人之启迪，还值得大家深长思之。学习做人比学习技艺更为重要，恐怕还须重温。



这几天，总是很挑食，甚至有时候我只想吃什么亲手做的东西。也许是离家久了，就常常想起家乡粉嘟嘟的豌豆花，想念妈妈亲手做的香喷喷的油粉。

油粉，也就是锅巴油粉的简称。因制作过程中需要在油锅里制作锅巴，由此而得名。锅巴油粉是用我家乡南润的豌豆粉精制而成，其最难的一道工序在于做锅巴。首先把豌豆粉搅拌成浆，然后过滤干净，倒入涂油锅中，均匀涂浆，并注意锅下面的火力均匀，这样做出来的锅巴才能色泽金黄、厚薄一致。锅巴出锅后，把过滤好并放有适量食盐的浆汁徐徐倒入沸腾的开水锅中，同时不停地搅动，到浆汁粘稠透明成熟后，熄火起锅，将锅巴一层熟粉一层依次放入食用器具内，即可制成色泽鲜味美的锅巴油粉。

锅巴油粉的做法简



湿地放飞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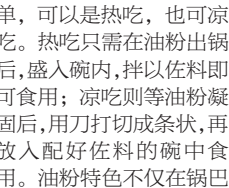
女士交际甚广阔，善谈笑，恒喜与男同学结交，绝无女儿羞涩态，尤能打破男女间一切界限。虽年届妙龄，而天真烂漫，犹未能脱尽稚气。

女士善道英语，其英语之流利，校中无出其右。曩在法科肄业时，曾任英语演说会会长，其英语之佳可知矣。

闻女士此次来苏，不仅为求学计。女士尝语人谓：我国女子，虽逐渐解放，而一般人士对于男女之见，恒不能完全祛除。而女同学亦因之受种种束缚。女士之来，盖欲以身作则，改善女同学之环境也。信如是，则女士之志诚不小哉。

刘女士尚善骑驰。曩在沪时，常偕二三男同学，

洒脱而愤懑的笔调，他对诸如世态人情、民间习俗、文坛争拗、官场沉浮，无不了然于心，但他不轻易说教，他有自己的臧否，更有自己的忧患，他敢于揭露表明他在「胆气」，且不患好为人师、夸夸其谈，而是重在做人而非做官。《勉学》中说「夫所以读书学问，本欲开心明目，利于行耳」，他强调「守职无侵，见危授命，不忘箴谏，以利社稷，测然自念」，这种冷



单，可以是热吃，也可凉吃。热吃只需在油粉出锅后，盛入碗内，拌以佐料即可食用；凉吃则等油粉凝固后，用刀打切成条状，再放入配好佐料的碗中食用。油粉特色不仅在锅巴上，佐料也显得尤为重要，主要配以木瓜醋、辣子油、花椒油、芫荽、姜、面酱、酱油、味精、葱、蒜等多种佐料，酸辣爽口，甘香宜人。

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学校每年有两个假期，放假回家的日子，我是最快乐的。妈妈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因此，我在家的日子，我是最快乐的。妈妈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因此，我在家的日子，我是最快乐的。妈妈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因此，我在家的日子，我是最快乐的。

如今，来到这沿海开放城市工作一年多了，因为两地相隔两千多公里，我很少回家。想家的时候，就想念妈妈亲手做的锅巴油粉，眼前也常常晃动着妈妈做油粉的姿势。



任筱琴

据鞍争驰，得得马蹄，美煞人哉。女士之父，为吕宋产，故亦有以吕宋小姐称女士者。女士喜运动，尤精网球，恒见其于夕阳影里，驰驱球场。虽经久战而不疲。男女同学精于此道者，均望尘莫及，但偶或发球触网，则辄呼 Sorry 骚来，以示谦意（引者按：当作歉意），而语韵清利，则饶趣味。故吕宋小姐之骚来声，亦遍传于天赐道上矣。”

此文所言，与吴著杨绛所言，除了更详细外，相差不多。这也可见百岁老人杨绛之记忆非凡，这种来自亲眼所见的描述，正好可以为上文之“骚来”作有力之补充，而欠缺此点，读者对骚来的理解就要大打折扣了。

由颜氏家训想到

管子华

《颜氏家训》是南北朝北齐文学家颜子推所作。颜公寒门入仕，宦宦沉浮，到晚年训诫子孙、弟子如何立身、治家、处世，亦旁及文字训诂的探讨，典章制度的考释，文学艺术的批评，实为一部学术论著。无论谈家长里短，还是讲教育树人，颜氏家训确有睿智见识，揭示了南北朝至隋朝期间门阀士族走向全面腐败的史实。

《颜氏家训》有二十篇行世，我觉得《勉学》篇最具思想与学术价值，其中记载了梁朝贵族子弟个个熏衣剃面，涂脂抹粉，穿着高跟鞋，腰里别着锦囊，身旁摆着古玩，坐着丝织方垫，可经不住风吹雨打，活脱脱像一群废物。这都纨绔子弟对世务几乎白痴，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，更不知如何处理公务和事务，实际上根本无法承担从政、治国之重任。

任筱琴在大学里学的是声乐与唱歌，但她大学毕业当上音乐教师之后，又喜爱而迷恋上了绘画，好在音乐与绘画在艺术上是相通的。因此，她努力把自己对音乐的追求传递到笔下，又把对绘画的执着传递到音乐的乐感上。在她几年的刻苦努力下，2011年成为任筱琴唱歌、绘画双丰收的一年。她在音乐与绘画上都有了扎实的进步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

2009年的首张独唱专辑《难忘》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发行，2011年她又推出另两张专辑《琴歌》《回忆》，这两张碟片已录制完成，将于近日发行。而上个月她把今年的绘画习作整理印成了台历送给我，翻看这些精致的画作，我看到她在艺术攀登上的不断进步，并深有感！

任筱琴出生于徐州，她在2007年、2008年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声乐，师从旅美歌唱家李秀英教授。音乐在艺术世界里是无形的，它通过节奏、旋律、表情等手法让人们感受了音乐色彩，从中得到心灵的抚慰和陶冶。而绘画则是有形的，它给你直观的感觉，而且包含着音乐中具备的要素。在我和任筱琴的交谈中，她把音乐和绘画的相通做过一个很好的比喻，她说：“音乐的节奏好比绘画中的骨架，速度、旋律是绘画中的线条和色彩，和声可以理解绘画中的渲染，而情感则是两者的灵魂，是心境的体现。”

唐代大诗人王维曾提倡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，后来成为中国文人画创作的宗旨。如王维的佳句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。就十分有画面和音乐情调，吟诵起来如听江南丝竹。而任筱琴青睐于传统笔墨与亮丽色彩相结合的风格，她尤其深爱张大千与吴湖帆的山水之作，并不断从名作中汲取营养。而今天，当我们聆听任筱琴美妙的歌声时，再观看她富有感染力的画作，你就会感觉到这就是音乐与绘画交融的艺术魅力之所在。正如声乐界泰斗周小燕担任筱琴其画、听其歌后，高兴赞她“才女”。

任筱琴三年前跟我学画画，我看到她三年来一步一步成长，她绘画中

轻松的笔调、清新的气息，如闻江南丝竹之声，让人精神清爽。而听她的歌声，又给人带来温馨难忘的回味。她在绘画创作过程中，有两个因素不可缺失，一是修炼过程中的难度，二是画面给人的心灵领悟。而她的灵性却来源于画外的因素，她对读书的孜孜不倦，她的艺术涵养、生活阅历和审美观念都可在作品中体现出来。

芦苇、蓼花、湖泊、飞鸟这种湿地环境曾伴随任筱琴度过美好快乐的童年。现在她用画笔来表现这些题材别有童真与安详之韵味，这也恰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，它真切地陪伴过我们成长。旧时的记忆成为无法用价值去衡量的精神财富，而经历了



胡文明
合影一概谢绝
(四字常言)
昨日谜面：一错再错
(外国哲学家)
谜底：加缪(注：缪，同“谬”，错误)

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大多知道《颜氏家训》,《文革》前我读书时,语文老师总叮嘱我们多读读这篇家训。如今我到了「耳顺之年」,想到跑过机关、学校、公司、医院以及文艺团体、科研单位,看到不少「政训」、「司训」、「校训」、「院训」之类,不由联想到《颜氏家训》。

《颜氏家训》是南北朝北齐文学家颜子推所作。颜公寒门入仕,宦宦沉浮,到晚年训诫子孙、弟子如何立身、治家、处世,亦旁及文字训诂的探讨,典章制度的考释,文学艺术的批评,实为一部学术论著。无论谈家长里短,还是讲教育树人,颜氏家训确有睿智见识,揭示了南北朝至隋朝期间门阀士族走向全面腐败的史实。

《颜氏家训》有二十篇行世,我觉得《勉学》篇最具思想与学术价值,其中记载了梁朝贵族子弟个个熏衣剃面,涂脂抹粉,穿着高跟鞋,腰里别着锦囊,身旁摆着古玩,坐着丝织方垫,可经不住风吹雨打,活脱脱像一群废物。这都纨绔子弟对世务几乎白痴,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,更不知如何处理公务和事务,实际上根本无法承担从政、治国之重任。

任筱琴在大学里学的是声乐与唱歌,但她大学毕业当上音乐教师之后,又喜爱而迷恋上了绘画,好在音乐与绘画在艺术上是相通的。因此,她努力把自己对音乐的追求传递到笔下,又把对绘画的执着传递到音乐的乐感上。在她几年的刻苦努力下,2011年成为任筱琴唱歌、绘画双丰收的一年。她在音乐与绘画上都有了扎实的进步,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

2009年的首张独唱专辑《难忘》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发行,2011年她又推出另两张专辑《琴歌》《回忆》,这两张碟片已录制完成,将于近日发行。而上个月她把今年的绘画习作整理印成了台历送给我,翻看这些精致的画作,我看到她在艺术攀登上的不断进步,并深有感！

任筱琴出生于徐州,她在2007年、2008年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声乐,师从旅美歌唱家李秀英教授。音乐在艺术世界里是无形的,它通过节奏、旋律、表情等手法让人们感受了音乐色彩,从中得到心灵的抚慰和陶冶。而绘画则是有形的,它给你直观的感觉,而且包含着音乐中具备的要素。在我和任筱琴的交谈中,她把音乐和绘画的相通做过一个很好的比喻,她说:“音乐的节奏好比绘画中的骨架,速度、旋律是绘画中的线条和色彩,和声可以理解绘画中的渲染,而情感则是两者的灵魂,是心境的体现。”

唐代大诗人王维曾提倡画中有诗,诗中有画,后来成为中国文人画创作的宗旨。如王维的佳句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。就十分有画面和音乐情调,吟诵起来如听江南丝竹。而任筱琴青睐于传统笔墨与亮丽色彩相结合的风格,她尤其深爱张大千与吴湖帆的山水之作,并不断从名作中汲取营养。而今天,当我们聆听任筱琴美妙的歌声时,再观看她富有感染力的画作,你就会感觉到这就是音乐与绘画交融的艺术魅力之所在。正如声乐界泰斗周小燕担任筱琴其画、听其歌后,高兴赞她“才女”。

任筱琴三年前跟我学画画,我看到她三年来一步一步成长,她绘画中

轻松的笔调、清新的气息,如闻江南丝竹之声,让人精神清爽。而听她的歌声,又给人带来温馨难忘的回味。她在绘画创作过程中,有两个因素不可缺失,一是修炼过程中的难度,二是画面给人的心灵领悟。而她的灵性却来源于画外的因素,她对读书的孜孜不倦,她的艺术涵养、生活阅历和审美观念都可在作品中体现出来。

芦苇、蓼花、湖泊、飞鸟这种湿地环境曾伴随任筱琴度过美好快乐的童年。现在她用画笔来表现这些题材别有童真与安详之韵味,这也恰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,它真切地陪伴过我们成长。旧时的记忆成为无法用价值去衡量的精神财富,而经历了

岁月的积淀,又成为我们赖以面对现实生活的精神家园。正因如此,任筱琴的作品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与美的感受。